
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QING SHANG

曾煜主编

B卷

下

鲁迅

谢冰莹 郭沫若

老舍

茅盾

沈从文

张资平 蔡佩佩

刘呐鸥

穆时英

钱钟书

施蛰存

郁达夫

无名氏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747.7
1764-2
6

情殇

曾 煜 主编

B 卷 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**情殇 B——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/曾煜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5. 6**

ISBN 978 - 7 - 5402 - 0417 - 4

I. 情…

II. 曾…

III. 言情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 - 现代
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5837 号

责任编辑: 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5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(上下) 90.00 元

离 婚

谢冰莹

一 甜蜜的回忆

×月×日

何太太告诉我，航空司令部得到可靠的情报，敌机又要在这几天来成都实行疲劳轰炸了！她希望我把要紧的东西装在一口小箱子里，以便随时带在身边跑警报。我把箱子打开来，第一样被我视为最重要的是强的情书和他的日记。我好像回忆到十年前的生活，我把小小的日记簿打开，一字一字的看下去，我仿佛看到少年英俊的强在向我微笑，他的健壮的身体，他的爽朗的笑声，他的粗黑的眉毛，闪闪发亮的眼睛，没一样不使我倾慕。我不懂为什么当他第一次向我求婚的时候，我是那么害怕，我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，我的头抵向怀中，很久不敢抬起来，直到他狂热地抱住我亲吻的时候，我才鼓着勇气从他的手臂里逃走，跑到母亲的房里去大哭起来：

“蔓茵什么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快告诉妈！”

“妈！没……没有欺负我，他…他要爱我，他要…他要我嫁给他……，我怕我不敢看见他……”

“傻孩子，女人总要嫁人的，有什么可怕？我看国强还老实，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将来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吧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哭得更伤心！我爱母亲，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茹苦含辛地抚养我成人，送我进学校，因了

我的美丽与聪明，不知有多少人曾经托人向母亲说媒，或者直接写信向我求爱。但我一来年纪还小，不需要恋爱，二来也因为舍不得离开孤苦伶仃的母亲，我愿终身不嫁，永远陪伴着她。

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，我竟被强迷住了！自从经过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亲吻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属于他了。他的热情像火一般地把我的心溶化了，我站在他的面前，好像他就是我的上帝，他就是我的生命的主宰。我不自觉地发狂地爱他，像小羔羊似的服服贴贴地服从他。他——这一位富有魔力而魁梧英俊的军人，难道是上帝特地为我安排的吗？

他是那样的温存，那样的善于体贴，最奇怪的是他写的情书竟是那么轻绵，辞藻又是那么美丽；他的日记，说得过火一点在我看来比起“少年维特的烦恼”来还要生动，还要深刻。老喜欢在深夜或者在清晨，躺在床上翻开他的日记，看了一遍又是一遍，我宁可不吃不睡觉，但不能不看这几本整天被我装在口袋里的日记。

“妈，紧急警报都放过了，你还不带我们跑吗？”

我只顾看日记去了，连警报也没有听见，望见琦儿那副着急的样子，我赶快把情书和日记装进小箱，提起来就往外跑。

“妈，不能出去了，飞机都到了头上呢。”又是琦儿提醒我。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九架敌机排成三个品字形正在我们的房顶上低飞，我想也许我们今天会中头彩，我把三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旁边放着那只小皮箱，如果遇难，等于我们一家五口同归于尽，不能和国强在一块死，能够抱着他的像片死，也算很幸福了。

还好，敌机虽然丢下了三十多颗炸弹，但连破片都没有落到我们头上，否则如果孩子有个一差二错的话，我会永远后悔，因为我是为了看日记，才耽误警报的。

初恋，永远不能忘的初恋啊，是那样热，那样甜……。

二 美丽的小家庭

×月×日

吃晚饭的时候，珍儿忽然问我：“妈，爸爸要什么时候才能回

来？”

“打了胜仗就回来。”琦儿连忙接着说。

“什么时候才打胜仗呢？”星儿也发问了。

三个孩子里面，琦儿居长，最调皮，星儿最多情，珍儿最小，是个女孩，她长的又美又聪明，只是身体很弱，我耽心她不能长命。

“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就要打胜仗了！”

我回答着，连忙把留声机打开唱“美丽的小家庭”给他们听。

这几乎成了一定的习惯，每天吃完晚饭后，孩子们要听半小时的音乐，说几个故事，或者我们四个人玩一会儿扑克，然后再哄着他们睡觉。

在白天，我老是没有片刻休息，一天三顿饭，已经够累人了，何况还要洗衣服，教孩子认字，织毛衣，补袜子，……最讨厌的是跑警报。

不过虽然辛苦一点，我们到底还算是幸福的，从上海逃难到成都，跑了将近一年的警报，居然没有遇到危险，三个孩子连病都没有生过，他们在炮火中过着没有营养，没有娱乐的日子，珍儿连父亲是什么模样也记不清楚了，但她时常想念，当她看到我和强的结婚相时，总是笑嘻嘻地说着：“爸爸好漂亮，妈妈也好漂亮。”

我常常造诉琦儿，我们的家是美满的，幸福的，有这么一个勇敢的爸爸在前线作战，我们都感到骄傲。以他的机警和作战的经验，一定会百战百胜的。每天打开报纸第一项先看战事消息。我天天给他去信，但总得不到他的回音，我知道队伍在前线是流动的，他一定接不到我这些充满了热受，充满了关怀的情书。说不定信刚被绿衣使者送到那儿，而那儿又成敌人的占领区域了，唉！早知别离是这么痛苦的，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军人？

已经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，强的部下杨团长来信给他的太太，里面有一句话使我至今不大明白，他说：

“请转告吴太太，吴旅长太想她了，请她节日来前方！”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国强要杨团长这么写的吗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我来信？难道真的是这么忙吗？写几个字的功夫总有的，那

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该没有什么变故吧？

三 恶梦

× 月 × 日

也许是这几天太累的原故吧，昨夜作了好几次恶梦，而且是那么逼真，从醒后到此刻（晚上十点）为止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些活鲜鲜的印象电影似的在脑海里不住地放映着：

在炮火弥漫的战场上，只看见刀光闪闪，敌我两方正进行肉搏，我看见那生平没有看见过的血肉横飞的悲惨场面，听到他们的叫喊声，撕杀声，和那雄壮而尖锐的冲锋号。我吓得心惊胆战，正在想要逃走，而四处都是火网，遍地都响着枪声，我逃不出，只好蹲在一个战壕里暂时躲避一下，天！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呵！战壕里堆积着累累的死尸，恰像沙包似的一层又一层，突然，一个不吉祥的念头钻进我的脑海……为什么不见我的强？难道他也倒下了吗？我连忙俯下身去用手推开那些尸体，心里一点也不害怕，只觉得悲痛万分。

晕了，晕了！我好像中了弹似的突然晕倒了，原来我看到一个死尸正像国强的脸孔……天呀！

我突然警醒了！一颗惊悸的心正在卜卜地跳个不住，满头流着大汗，我赶快把电灯扭开，望望睡在我怀里的珍儿是那么恬静，再抬起头来望望在我对面的琦儿和星儿，也正在打着鼾声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样温暖的幽静的春夜，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恶梦？难道前方的战事吃紧了？难道我的强真的作了壮烈的牺牲？不！我听人说，梦是往往和现实相反的，所谓“梦死得生。如果一个病得很沉重的人，突然梦见他痊愈了，这就是他的病将有转剧的象征，那么昨夜的梦，也许是告诉我国强很好，说不定在某一次大战里，他因为有功，也许还有升师长的希望。

这样一想，心里比较安静了一点，我没有把梦告诉孩子，而且连爸爸两个字也避免和他们提。

× × ×

谁相信呢？一个旅长太太，住在两间这么狭小的房子里，而且连

老妈子和勤务兵也没有一个。他的家里处处现着破落户没落的景象，叔父是这样横蛮无理，好像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来到这里似的，他们漠不关心，老妈子雇一个来又跑了，一连换了二十几个，还是找不到一个合意的。好在勤务兵李顺快要回来了，这是个又老实又能吃苦耐劳的好用人，他曾在高小毕业，已经跟我们五年，琦儿最喜欢他，我想他来之后，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。

四 同病相怜

×月×日

今天杨太太请吃午饭，我把孩子们都带去了，门上一把锁，跑到她们那里玩了一整天，倒也十分痛快。

杨太太最喜欢打牌，今天她只准备一桌，自己坐在旁边，一面看牌，一面打毛衣。她的女孩小毛，她越发长的漂亮了，和琦儿一般高，两个亲密地坐在一条小登上看书报，有说有笑，好像一对小情人似的，惹得星儿很生气地说：

“哥只喜欢和小毛玩，等下回到家去，我和妹妹都不理他了。”

今天王营长太太特别不高兴，眼睛红肿，好像是刚哭过似的。听杨太太说，王营长在前方居然又弄了一个，近三个月来，不但没有钱寄回，而且连一个字的信都没有，她带着两个孩子，还要帮着做活，那个老妈子，不是偷米，便是偷煤，而且脾气又坏，王太太要受她的支配，她高兴吃什么菜，就买什么菜，你如果说两句，她就挺起胸来说：“我不干了，你去找人吧。”

可怜王太太一口地道的江苏话，跑到人市，还不一样要受欺负吗？

“真是活见鬼，别人还在羡慕我们这些军官太太，以为只知道享福，整天打牌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也不知道谁的痛苦。如果遇到一个好丈夫，太平盛世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，倒也十分快乐；如果嫁个不争气的男人，一旦有权有势了，便把结发之妻，弃如敝屣，他不管你有吃没吃，只和他的新太太尽情享

乐，把那女人打扮得像妖精似的，你还以为他在前方拼命辛苦，其实一到换防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大喝大玩，只有我们这些名义上是太太，而实际上连老妈子丫头都不如的人才真苦呀！”

谁也不知道杨太太为什么今天突然发起牢骚来？而且说得那么认真。

“杨太太，你是在替谁发牢骚？”我很难过地问她。

“替我们女人！真的，天下最可怜的是女人！在年轻的时候，男人会把你当做神仙，他爱你，尊敬你，事事迁就你，等到你年纪大了，生了个孩子之后，他自自然然地会抛弃你，冷淡你。太太！那时候你就该准备‘换防’啦！”

听到“换防”两个字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，但，谁也明白，这笑声里含着泪，含着辛酸，也含着无限的悲痛。

我们都从旁劝王太太应该放远观些，不要老皱着眉头，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胜利的上头。

但是，胜利究竟要那一天才能来到啊，上帝！

五 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

×月×日

也许是春天的原故吧，我特别想念我的强。

记得我们初结婚的那年春天，正邀游在西子湖畔，我们住在湖滨旅馆里，面对着西湖，一连五天，每天吃过早点后，便雇一只小游艇，穿过三潭印月，直到湖心亭，再转向月下老人祠。我们最爱抽筊，看谁的运气好，一连抽了三次，每次都说我不好，婚事不成功，而强的是花好月圆人长寿，有时我表示不高兴，强说：“我们的婚事，早就成功了筊上的文字，理会它干什么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来这里抽筊？”

“我以为它还有事业方面的，谁知都是婚姻筊”。

说得我们两人都笑了。

到如今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支筊是，“水中月，镜中花。”这不

明告诉我一切都是虚空吗？我不相信真有神灵，便不相信这些箴语会灵验，强和我这么相爱，难道还有什么变故吗？

天气一天比一天温暖了，偶然带着孩子到少城公园去走走，原来桃花都快要开谢了？杨柳依依，桃花灼灼，脑海里突然浮上“但见陌头杨柳绿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的句子。真的，我不应该让他去带兵的，悔不该听从母亲的话，我们一同去考大学，毕业以后，应在故乡的中学教一辈子的书，两人永远不离开，该是多么幸福！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是军人，应该为国家出力的，我不应该拿夫妇的爱来捆住他，我应该把对他的爱，尽量在儿女身上去发挥。

今天收到他的信了，虽然是寥寥几句话，但也够使我安慰了。他一定是在戎马倥偬的时候写的，所以这么简单，字迹又这么潦草。我在“强”字上面吻了很久，猛然想起过去我们通信的时候，他总喜欢在强字上面加上，“你的”两字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，难道我的强成了别人的所有吗？不！从他的日记上，书信上，处处可以证明他只爱我，决不变心的，我不应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对不起我的强，他是个好人，我冤枉他了！

我把一封滴满了泪珠在上面的信寄给他以后，心里好像轻松多了，在信里，我将没有“你的”两字，而引起我不应该的怀疑，很坦白地告诉他，同时请他原谅。真的，一个在前线为国流血的军人，那里有功夫写我爱你，我想你的情书呢？我的确太不应该了！

吃晚饭的时候，星儿突然说：“妈妈瘦了！”我仔细对镜一照，果然瘦了许多。“相思令人老”，我的消瘦，难道是为了想念强吗？

六 珍儿的死

×月×日

上帝，你为什么待我这么残酷？夺去了我最爱的珍儿的生命！如果我前生做了什么错事，如果我是个坏人，你应该惩罚我，使我没有好下场，为什么要把罪降临到我可爱的，无辜的珍儿身上去呢？

我已经十多天不写日记了，失去了我的珍儿，好像失去了我的灵

魂，失去了我整个的生命！珍儿，你忍心离开你的母亲，但我不能离开你呀！

我心痛，我的泪老是流个不停，我的肝肠似乎一寸寸都痛苦绞断了！杨太太她们都劝我不要伤心，唉！其实我的心早已碎了！

今天是我的珍儿离开世间的第十天，我不能不勉强压抑着悲哀，把珍儿从病到死的情形详细地告诉强。我一面写，一面流着泪，有时泪珠把字冲洗了，我也不重写，让他去从我的泪痕里去了解我的悲哀吧！

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母亲，何况珍儿是这么可爱，刚满三岁，什么话都会说。她长的又是这么伶俐可爱，圆圆的脸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一张小嘴，说起话来，真像黄莺儿唱歌一般好听，我们都把她当作洋娃娃看待，难道这正是不吉祥的预兆吗？

她的死，完全是日本鬼害死的，正在出疹子的时候，每天都跑去躲警报，因为吹了风，所以就发高热。本来身体不健强的孩子那里经得起这严重的打击呢？

我不敢回想她病中的情况，更不敢想她那对大眼睛紧闭着与人间永别的一刹那……

天啊！我的心碎了！我要疯了！

我的珍儿！我要我的珍儿！

我宁可毁灭这个世界，但不能没有我的珍儿！她是我的生命，她是我的灵魂。珍儿啊：妈妈的心破碎了！妈妈的肝肠寸寸断了！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

我时时在恐惧，好像天就要崩塌下来似的，这也许就是我不幸的开始，紧接着来的一定还有更不幸的灾难。

七 这是一个谜

×月×日

李顺从前方回来了，我好像见了至亲的人一般，一见面便大哭起来。他只记得珍儿一岁多时的样，没有看见她现在可爱的情形。他看

见我哭，也跟着流起泪来了，很久很久，我才问到国强的近况，他说：

“你不要挂念旅长，他在前方舒服极了，为什么你不去前方呢？在后方你太苦了！”

我越听越不懂，在前方只有苦吃，只有危险，为什么李顺反说舒服呢？他老埋怨我为什么不去前方，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待我仔细盘问，他又吞吞吐吐地不往下说了。

“李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旅长在外边娶了姨太太，你也用不着瞒我，我不会生气的，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不会给旅长提起这件事的。

“没有，的确没有娶，不过旅长盼望你马上去，要不然，他也许会娶的。

“娶就娶吧，随他的意思，我的珍儿都死了，我活在人间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我嘴里虽然这样回答他，而心里实在万分难过！我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滋味，是酸还是苦？我想假若国强趋势的和一个在前方工作的勇敢的女性结合了，我将用什么态度对付他呢？

不！我想决不会的！国强和我的爱情这样好，难道还会有什么变故吗？我很有把握，他不是那种容易和女人玩上的男人，何况他与我的婚姻，并不是父母包办的，而是他拚命向我追求得来的；我们相处十年了，从来没有闹过架，这样美满的姻缘难道也有变故吗？我不相信，恨不得给李顺两个耳光，他为什么说出那一句讨厌的话来呢？不但侮辱了国强，而且也侮辱了我，甚至连我的孩子也给他侮辱了！

躺在床上，我总是翻来覆去的想，我奇怪李顺这次回来为什么态度突然变了？他也好像有一肚子冤气似的老是沉默不语，有时说两句使人听了莫明其妙的话，譬如说什么：“太太，你不要太苦啦，应该吃的多吃点，应该穿的多穿点。”难道国强真的另娶了女人，所以他有意地劝我糊糊涂涂地过一辈子算了吗？

去吧！到前方去看看也好，究竟国强在那儿过的什么生活？是苦还是乐？只是我有什么颜面见他呢？我连珍儿的生命都葬送了，他需

要我这种太太干什么？我不敢见国强，我害怕他向我索珍儿。唉！可爱的珍儿，你还能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来吗？

八 寻夫

×月×日

一直到此刻为止，我好像还在作梦。三天前，突然接到杨团长来电，要我赶快赴前方；否则，恐有变故。当然，不用说，这“变故”二字一定是指的国强“另娶”而言，本来我想，偏不去前方，看他怎样办？如果真的作出那种没良心的事来，我一定到法庭去控告他重婚遗弃罪。但一想到既然李顺也给了我许多暗示，杨团长又来电报，我还不赶快去，万一他在那边逢场作戏，弄假成真，我将后悔一辈子。这么一想，我决定带着两个孩子，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，由李顺送我去前方。

动身的那天，杨太太为我送行，她希望我到了前方，马上来信，如果男人在打仗以后，仍然离不开女人，那么她也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前线，免得杨团长另去找女人。

唉！太可怕了！一个男人为什么这样离不开女人呢？我是害怕我和孩子们在国强身边会妨碍他的作战，所以才毅然地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（唉！可惜今天只剩两个了！）长途跋涉地到了成都，我愿意在家作个贤妻良母，替他照料家务，抚养儿女，他好一心一意为国家效命。我想，这种好意，国强应该了解，而不致怀疑我因为吃不来前方的苦，或者害怕危险，所以不去吧？

住在凄凉的小客店里，特别想念我的珍儿，她的魂灵如果有知，一定恨我不该把她一人抛弃在寂寞的荒郊，使她的幽灵感到的孤独。珍儿啊，其实妈妈永远不会忘记你抛弃你的，我心里时时有你，我的身边也时时有你的影儿跟随。

疲倦不堪，心绪杂乱，万语千言，真不知从何说起，但愿明天能见到国强。

九 将信将疑

×月×日

完了！没有希望了！今晚在钟楼遇到了刘营长，他请我在天福楼吃饭。他也完全和李顺一样，说话吞吞吐吐，我一定要他带我去找常副官，因为他是个口快心直的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一定能告诉我究竟国强是娶了还是没有。刘营长说常副官随着国强在前方，关于国强是否娶了的问题，他说：也许还没有，不过你不要一去就和旅长吵闹，他的面子也要给他顾到才行。”

真是放屁，他都不给我面子，我还给他留什么面子？听刘营长的语气，他也许已经娶过来了，不然，为什么劝我不要闹呢？只要他没有另娶，我无缘无故闹什么呢？混蛋，连刘营长也是个混蛋。

我的心像刀割一般地痛，我太难受了，如果我跑到前方，真的看见国强被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占有了，我应该取一种什么态度呢？我是悄悄地含着眼泪仍然回到后方，带着孩子，度我孤寂的生活？还是立刻自杀；或者非逼着他放弃那女人不可？究竟这三个路我走那一条呢？

哼！自杀？太傻了，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呢？如果他真的变了心，一定希望我快死，我若真的死了，他们少了我这眼中钉，自然皆大欢喜。但是我的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？难道他们不把孩子活活地虐待死吗？再回到成都去吗？我没有这脸皮，我要和国强拚个你死我活；如果他真的另娶了女人，非要他退掉不可，他要是舍不得那女人，那么我就和他离婚。

是的，离婚，恐怕只有离婚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直到现在，我还在半信半疑，我太相信国强的了，我始终相信他的情感不会变，相信他的人格不会分裂，相信他是最爱我和孩子的，他一定不愿刺伤我的心。

不过，谁能担保呢？世界上最不可捉摸的是男人的心，那种“坐怀不乱”的柳下惠典型的男子，绝不是现社会里所能找到的，万一有什么妖艳的女人在诱惑他，向他进攻，而这时候，我又恰恰不在他的身边，也许他正感到寂莫，于是由逢场作戏，而至弄假成真，未曾不可能。果有此事，我和国强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！十年的恩爱夫妻，也许就要一旦破裂了！

梦，希望这只是一个梦，我想，上帝终不至于待我这么残酷吧！他夺去了我的珍儿，难道还要离散我的国强吗？

明天，明天就可以证明一切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只有等到明天才能知道。啊，多么严重的明天，也许是我们夫妻团圆的快乐日子？也许是我宣布死刑的一天？我且坐着等待天明吧，反正不能睡着。

十 心，破碎了

五月五日于潼关

还有什么可说呢？事实证明了一切，国强不但另娶了女人，而且快生孩子了！这该死的家伙，为什么这样没有良心？一直欺骗着我……

我至死不能忘的五月五日，人家都在兴高彩烈地过着端午节，而我却在这里捶胸、跺脚、痛哭流涕！我的心比死去了珍儿痛的还要厉害，我真不想活了，恨不得一手枪把那没有心肝的东西结果，然后掉转枪头朝向自己的胸口就是一枪。啊！还有琦儿和星儿呢？两个无辜的孩子——我和国强的爱之结晶——还留着他们在世间受苦干什么？还不如也给他们一人一颗子弹。残酷！残酷！我这是多么残酷的话哟！我真的当刽子手吗？真的杀死我的丈夫和儿子吗？恐怕只有自杀的勇气吧！

自杀？我已经发过誓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自杀，免得中了他们的计，我要杀死他们，任凭法律把我如何的制裁。

唉！国强你怎么这样没有天良，难道你是被魔鬼迷住了吗？你怎

么不想想我们的爱情，不想想你对我的海誓山盟，不想想你是个有了三个孩子的父亲（唉……可惜珍儿不在人间了）！

你即使对我的爱情冷淡了，你也应该先告诉我，和我办好离婚手续，等到我们的问题有了合法的解决以后，再去和第二个女人结合。更使我生气的，你爱的那个女人，即不是木兰第二，也不是良家女子，而是以跳舞为变相买淫的职业舞女，天！一个卑鄙的，没有人格的舞女，怎么能抓住你的心呢？除了妖艳除了妩媚，除了肉感风骚，她还能给你什么安慰呢？难道你所需要的，正是这些没有灵魂的肉的享受吗？

十一 爱的幻灭

×月×日

幻灭了，一切都幻灭了！

真没想到国强变得这么快，这么厉害的！他居然连一点面子也不给我，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竟好像会着一个路人似的，那么漠不关心。我见了他那副肥头大脑，全身臃肿的样子，就断定他过的生活一定很舒服。要是在往常，我们分别了一年多，一旦见面，还没有说话，眼泪应流下来了，可是现在，我只有怀恨，只有痛心，只有仇恨！他坐在我的对面，我把他当作我的仇敌，我恨他，我想一手枪结果了他，但在我还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正确的回答以前，我需要忍耐，我不应该这么鲁莽，我含着眼泪问他：

“强，你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弄上了一个女人吗？”

“嗯，有这么回事，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，我正想问你呢！”

“问我又怎么样？一切责任由你负，其所以有今天这结果，完全不能怪我。”

这是什么狗屁！他把弄上那女人的罪过，竟加在我的身上，真使我太伤心，而且也太莫明其妙了。

“你快把事实告诉我！”

我这时的态度，突然变得凶恶了，我像一个法官命令犯人似的命令他。

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？我三番四次地去信催你来，你不肯来，想要在后方享福，而我在这个时候恰恰需要女人，刚好遇着她愿意嫁给我，她不怕苦，也不怕危险；她爱我，我也喜欢她，就这样，我俩同居了，而且不久就要……”

天！像这样的话，我还能听下去吗？晕了！晕了！我的脑子晕了，我受到了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，我的脑袋裂开了，我的脑浆好像快要流出来一般地痛，难道这些话真是从我的国强嘴里说出来的吗？我疯了！天啊！我真要发疯了！

昨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哭晕了的，今早醒来时，琦儿已经不见了，只有星儿还躺在我的怀里呼呼地打鼾！我在他额上深深地一吻，他睁开半醒的眼睛问我：

“妈妈，爸爸为什么不来和我们睡？”

“爸爸不是人，他和另一个女人睡去了！”

“妈妈，我们杀死爸爸好吗？”。

我没有问答他，只摇了摇头，代替我的回答的又是眼泪！

躺在床上，我大声呼唤着李顺，询问琦儿到哪里去了，他说：

“琦少爷一清早起来就找我，要我带他去见旅长，我以为是太太要他去的，真的带了他去。旅长见了他，连忙向他招手，并且抚摸他的头，显得很亲热的样子。琦少爷问他为什么和太太吵架，旅长说：

‘你妈妈的脾气不好，不要和她在一道，你住在我这里好了，’但是琦少爷没有回答，只是哭个不停，现在还在那里，脸也没有洗呢。”

“李顺！快去找少爷回来，以后再不许他去了。”我命令着李顺，他飞也似的走去了。

唉！可怜的琦儿他还在问他的爸爸为什么要和妈吵架，他不知道他的爸早已变了心，换了肝肠，他已经对我没有一点恩爱了！可怜我白白地爱他十年，嫁给他时，他还是一个排长。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经历了不知多少磨折。他穷的时候，我把赔嫁的手饰，衣物，统统典卖来维持我们一家的生活，如今他升了官，发了财，于是就忘恩